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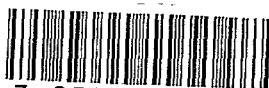
種百一事故

劉皇叔東吳招親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7.61
119.3
131



3 0528 0873 4

劉皇叔東吳招親

卻說玄德在荊州整頓軍馬，聞孫權合淝兵敗，已回南徐，與

孔明商議。孔明曰：「亮夜觀星象，見西北有星墜地，必應傷一皇

孫權



劉皇叔東吳招親

族。」正言間，忽報公子劉琦病亡。玄德聞之，痛哭不已。孔明勸曰：「生死分定，主公勿憂。恐傷貴體。且理大事。可急差人到彼守禦城池，并料理葬事。」玄德曰：「誰



808364



可去？』孔明曰：『非雲長不可。』即時便教雲長前去襄陽保守。

玄德曰：『今日劉琦已死，東吳必來討荊州，如何對答？』孔明曰：『若有人來，亮自有言對答。』過了半月，人報東吳魯肅特來弔喪。孔明與玄德便出城迎接，接到公廨相見畢。肅曰：『主公聞令姪棄世，特具薄禮，遣某前來致祭。』周都督再三致意劉皇叔諸葛

先生。』玄德孔明起身稱謝，收了禮物，置酒相待。肅曰：『前者皇叔有言：「公子不在，卽還荊州。」今公子已去世，必然見還。不識幾時可以交割？』玄德曰：『公且飲酒，有一個商議。』』

肅強飲數杯，又開言相問。玄德未及回答，孔明變色曰：『子敬好不通理！直須待人開口！自我高皇帝開基立業，傳至於今，不幸奸雄並起，各據一方，少不得天道好還，復歸正統。我主乃中山靖王之後，孝景皇帝玄孫，今皇上之叔，豈不可分茅裂土？汝主乃錢塘小吏之子，素無功德於朝廷；今倚勢力，佔據六郡八十一州，尙自貪心不足，而欲并吞漢土。劉氏天下，我主姓劉，倒無分；汝主姓孫，反要强爭。且赤壁之戰，我主多負勤勞，衆將並皆用命，豈獨是汝東吳之力？適來我主人不卽答應者，以子敬乃高明之士，不

待細說。何公不察之甚耶！

一席話，說得魯子敬——魯肅表字子敬——緘口無言，半

晌乃曰：『孔明之言，怕不有理，爭奈魯肅身上甚是不便。』孔明曰：『有何不便處？』肅曰：『昔日皇叔當陽受難時，是肅引孔明渡江，見我主公；後來周公瑾欲興兵取荊州，又是肅擋住；至說待公子去世還荊州，又是肅擔承，今卻不應前言，教魯肅如何回覆？我主與周公瑾必然見罪。肅死，不恨，只恐惹惱東吳，興動干戈，皇叔亦不能安坐荊州，空爲天下恥笑耳。』

孔明曰：『曹操統百萬之衆，動以天子爲名，吾亦不爲意，豈懼周郎一小兒乎？若恐先生面上不好看，我勸主人立紙文書，暫借荊州爲本，待我主別圖得城池之時，便交付還東吳。此論如何？』

『肅曰：『孔明待奪得何處，還我荊州？』孔明曰：『中原急未可圖。西川劉璋闇弱，我主將圖之。若圖得西川，那時便還。』』

肅無奈，只得聽從。玄德親筆寫成文書一紙，押了字。保人諸葛孔明也押了字。孔明曰：『亮是皇叔這裏人，難道自家作保？』子敬先生也押個字，回見吳侯也好看。』肅曰：『某知皇叔乃仁義之人，必不相負。』遂押了字，收了文書。宴罷辭回。玄德與孔明，送到船邊。孔明囑曰：『子敬回見吳侯，善言伸意，休生妄想。若不准我文書，我翻了面皮，連八十一州都奪了。今只要兩家和氣，休教曹賊笑話。』

肅作別下船而回，先到柴桑郡見周瑜。瑜問曰：『子敬討荊州若何？』肅曰：『有文書在此。』呈與周瑜。瑜頓足曰：『子敬中

諸葛之謀也。名爲借地，實是混賴。他說取了西川便還，知他幾時取西川？假如十年不得西川，十年不還。這等文書，如何中用，你卻與他做保！他若不還時，必須連累足下。倘主公見罪，奈何？

肅聞言，呆了半晌，曰：『想玄德不負我。』瑜曰：『子敬乃誠實人也。劉備梟雄之輩，諸葛亮奸猾之徒，恐不似先生心地。』肅曰：『若此，如之奈何？』瑜曰：『子敬是我恩人，如何不救你？你且寬心住數日，待江北探細的回，別有區處。』

過了數日，細作回報：『荊州城中揚起布旛，做好事，城外別建新墳，軍士各挂孝。』瑜驚問曰：『沒了甚人？』細作曰：『劉玄德沒了甘夫人，卽日安排殯葬。』瑜謂魯肅曰：『吾計成矣。使劉備束手就縛，荊州反掌可得。』肅曰：『計將安出？』瑜曰：『劉備

喪妻，必將續娶。主公有一妹，極其剛勇，侍婢數百，居常帶刀，房中軍器擺列遍滿，雖男子不及，我今上書主公，教人去荊州爲媒，說劉備來入贅。賺到南徐，妻子不能夠得，幽囚在獄中，卻使人去討荊州換劉備。等他交割了城池，我別有主意。於子敬身上，須無事也。」

魯肅拜謝。周瑜寫了書呈，選快船送魯肅投南徐。見孫權，先說借荊州一事，呈上文書。權曰：「你卻如此糊塗！這樣文書，要他何用？」肅曰：「周都督有書呈在此，說用此計，可得荊州。」

權看畢，點頭暗喜，尋思：「誰人可去？」猛然省曰：「非呂範不可。」遂召呂範至，謂曰：「近聞劉玄德喪婦。吾有一妹，欲招贅玄德爲婿，永結姻親，同心破曹，以扶漢室。非子衡——呂範表字



子衡——不可爲媒，望卽往荊州一言。範領命，卽日收拾船隻，帶數個從人，望荊州來。

卻說玄德自沒甘夫人，晝夜煩惱。一日，正與孔明閒敘，人報東吳差呂範到來。孔明笑曰：『此乃周瑜之計，必爲荊州之故。亮只在屏風後潛聽。但有甚說話，主公都應承了。留來人在館驛中安歇，別作商議。』

玄德教請呂範入，禮畢坐定。茶罷，玄德問曰：『子衡來必有所諭！』

範曰：「範近聞皇叔失偶，有一門好親，故不避嫌，特來作媒。未知尊意如何？」玄德曰：「中年喪妻，大不幸也。骨肉未寒，安忍便議親？」範曰：「人若無妻，如屋無梁，豈可中道而廢人倫？吾主吳侯有一妹，美而賢，堪奉箕帚。若兩家共結秦晉之好，則曹賊不敢正視東南也。此事家國兩便，請皇叔無疑。但我國吳太夫人甚愛幼女，不肯遠嫁，必求皇叔到東吳就婚。」玄德曰：「此事吳侯知否？」範曰：「不先稟吳侯，如何敢造次來說？」玄德曰：「吾年已半百，鬢髮斑白，吳侯之妹，正當妙齡，恐非配偶。」範曰：「吳侯之妹，身雖女子，志勝男兒。常言：『若非天下英雄，吾不事之。』今皇叔名聞四海，正所謂淑女配君子，豈以年齒上下相嫌乎？」玄德曰：「公且少留，來日回報。」

是日設宴相待，留於館舍。至晚與孔明商議。孔明曰：『來意，



亮已知道了。主公便可應允，先教孫乾和呂範回見吳侯。面許已定，擇日便去就親。』玄德曰：『周瑜定計欲害劉備，豈可以身輕入危險之地？』孔明大笑曰：『周瑜雖能用計，豈能出諸吳侯之妹，又屬主公，荆

州萬無一失。』

玄德懷疑未決。孔明竟教孫往乾江南說合親事。孫乾領了語言，與呂範同到江南來見孫權。權曰：『吾願將小妹招贅玄德，並無異心。』孫乾拜謝，回荊州，見玄德言吳侯專候主公去結親。玄德懷疑不敢往。孔明曰：『吾已定下三條計策，非子龍不可行也。』遂喚趙雲近前，附耳言曰：『汝保主公入吳，當領此三個錦囊，囊中有三條妙計，依次而行。』卽將三個錦囊與雲貼肉收藏。孔明先使人往東吳納了聘，一切完備。

時建安十四年冬十月，玄德與趙雲、孫乾取快船十隻，隨行五百餘人，離了荊州，前往南徐進發。荊州之事，皆聽孔明裁處。玄德心中怏怏不安。到南徐州，船已傍岸。雲曰：『軍師分付三條妙計，依次而行。今已到此，當先開第一個錦囊來看。』

於是開囊看了計策，便喚五百隨行軍士，一一分付如此如此。衆軍領命而去，又教玄德先往見喬國老。那喬國老乃二喬之父，孫策之丈人，居於南徐。玄德牽羊擔酒，先往拜見，說呂範爲媒，娶夫人之事。隨行五百軍士，俱披紅挂綵，入南郡買辦物件，傳說玄德入贅東吳，城中人盡知其事。孫權知玄德已到，教呂範相待，且就館舍安歇。

卻說喬國老既見玄德，便入見吳國太賀喜。國太問：『有何喜事？』喬國老曰：『令愛已許劉玄德爲夫人，劉玄德已到，何故相瞞？』國太驚曰：『老身不知此事。』便使人請吳侯問虛實，一面先使人於城中探聽。人皆回報：『果有此事。』女壻已在館驛安歇。五百隨行軍士都在城中買豬羊菓品，準備成親。做媒的女家

是呂範，男家是孫乾，俱在館驛中相待。』國太喚了一驚。

少頃，孫權入後堂見母親。國太捶胸大哭。權曰：「母親何故煩惱？」國太曰：「你直如此將我看承得如無物。」孫權失驚曰：「母親有語明說，何苦如此？」國太曰：「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，古今常理。我爲你母親，事當稟命於我。你招劉玄德爲婿，如何瞞我？女兒須是我的。」

權喚了一驚，問曰：「那裏得這話來？」國太曰：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爲。滿城百姓，那一個不知你倒瞞我？」喬國老曰：「老夫已知多日了，今特來賀喜。」權曰：「非也，此是周瑜之計。因要取荊州，故將此爲名，賺劉備來拘囚在此，要他把荊州來換；若其不從，先斬劉備。此是計策，非實意也。」

國太大怒，罵周瑜曰：『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，直恁無條計策去取荊州，卻將我女兒爲名，使美人計！殺了劉備，我女便是望門寡，明日再怎的說親？須誤了我女兒一世！你們好做作！』喬國老曰：『若用此計，便得荊州，也被天下恥笑。此事如何行得！』

說得孫權默然無語。國太不住口的罵周瑜。喬國老勸曰：『事已如此，劉皇叔乃漢室宗親，不如真個招他爲壻，免得出醜。』權曰：『年紀恐不相當。』國老曰：『劉皇叔乃當世豪傑，若招得這個女壻，也不辱了令妹。』國太曰：『我不曾認得劉皇叔，明日約在甘露寺相見。如不中我意，任從你們行事；若中我的意，我自把女兒嫁他。』



劉皇叔東吳招親

孫權聽母親如此言語，隨卽應承，出外喚呂範，分付來日甘露寺方丈設宴，國太要見劉備。呂範曰：『何不令賈華部領三百刀斧手，伏於兩廊？若國太不喜時，一聲號舉，兩邊齊出，將他拏下。』權遂喚賈華分付預先準備，只

看國太舉動。

卻說喬國老辭吳國太歸，使人去報玄德，言來日吳侯國太，親自要見，好生在意。玄德與孫乾趙雲商議，雲曰：『來日此會，多凶少吉，雲自引五百軍保護。』

次日，吳國太、喬國老先在甘露寺方丈裏坐定。孫權引一班謀士，隨後都到，卻教呂範來館驛中請玄德。玄德內披細鎧，外穿錦袍，從人背劍緊隨，上馬投甘露寺來。趙雲全裝貫帶，引五百軍隨行。來到寺前下馬，先見孫權。權觀玄德儀表非凡，心中有畏懼之意。

二人敘禮畢，遂入方丈見國太。國太見了玄德，大喜，謂喬國老曰：『真吾婿也！』國老曰：『玄德有龍鳳之姿，天日之表，更兼

仁德布於天下；國太得此佳婿，眞可慶也。』玄德拜謝，共宴於方丈之中。

少刻，子龍帶劍而入，立於玄德之側。國太問曰：『此是何人？』玄德答曰：『常山趙子龍也。』國太曰：『莫非當陽長坂抱阿斗者乎？』玄德曰：『然。』國太曰：『眞將軍也！』遂賜以酒。趙雲謂玄德曰：『卻纔某於廊下巡視，見房內有刀斧手埋伏，必無好意。可告知國太。』玄德乃跪於國太席前，泣而告曰：『若殺劉備，就此請誅。』國太曰：『何出此言？』玄德曰：『廊下暗伏刀斧手，非殺備而何？』

國太大怒，責罵孫權：『今日玄德旣爲我婿，卽我之兒女也。何故伏刀斧手於廊下？』權推不知，喚呂範問之。範推賈華。國太

喚賈華責罵。華默然無言。國太喝令斬之。玄德告曰：『若斬大將，於親不利，備難久居膝下矣。』喬國老也相勸。國太方叱退賈華。刀斧手皆抱頭鼠竄而去。玄德更衣出殿前，見庭下有一石塊。玄德拔從者所佩之劍，仰天祝曰：『若劉備得能夠回荊州，成王霸之業，一劍揮石爲兩段。如死於此地，劍剝石不開。』言訖，手起劍落，火光迸濺。砍石爲兩段。

孫權在後面看見，問曰：『玄德公如何恨此石？』玄德曰：『備年近五旬，不能爲國家勦除賊黨，心常自恨。今蒙國太招爲女婿，此平生之際遇也。恰纔問天買卦，如破曹興漢，砍斷此石。今果然如此。』權暗思：『劉備莫非用此言瞞我！』亦掣劍謂玄德曰：『吾亦問天買卦。若破得曹賊，亦斷此石。』卻暗暗祝告曰：『若

再取得荊州，與旺東吳，斫石爲兩半！』手起劍落，巨石亦開。

二人棄劍，相攜入席。又飲數巡，孫乾目視玄德。玄德辭曰：『備不勝酒力，告退。』孫權送出寺前，二人並立，觀江山之景。玄德曰：『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！』

二人共覽之次，江風浩蕩，洪波滾雪，白浪掀天。忽見波上一葉小舟，行於江面上，如行平地。玄德歎曰：『南人駕船，北人乘馬，信有之也。』孫權聞言自思曰：『劉備此言，戲我不慣乘馬耳。』乃令左右牽過馬來，飛身上馬，馳驟下山，復加鞭上嶺，笑謂玄德曰：『南人不能乘馬乎？』玄德聞言，撩衣一躍，躍上馬背，飛走下山，復馳騁而上。二人立馬於山坡之上，揚鞭大笑。至今此處名爲駐馬坡。

當日二人並轡而同。南徐之民，無不稱賀。玄德自回館驛，與孫乾商議。乾曰：『主公只是哀求喬國老早早畢姻，免生別事。』次日，玄德復至喬國老宅前下馬。國老接入禮畢，茶罷。玄德告曰：『江左之人，多有要害劉備者，恐不能久居。』國老曰：『玄德寬心。吾爲公告國太，令作護持。』

玄德拜謝自回。喬國老入見國太，言玄德恐人謀害，急急要回。國太大怒曰：『我的女婿，誰敢害他！』卽時便教搬入書院暫住，擇日畢姻。玄德自入告國太曰：『只恐趙雲在外不便，軍士無人約束。』國太教盡搬入府中安歇，休留在館驛中，免得生事。玄德暗喜。數日之內，大排筵會，孫夫人與玄德結親。至晚客散，兩行紅炬，接引玄德入房。燈光之下，但見搶刀簇滿，侍婢皆佩

劍懸刀，立於兩旁，玄德不覺失色。管家婆進曰：『貴人休得驚懼。



十分愛敬。

劉皇叔東吳招親

夫人自幼好觀武事，居常令侍婢擊劍爲樂，故爾如此。』玄德曰：『非夫人所觀之事，吾甚心寒，可命暫去。』管家婆稟覆孫夫人曰：『房中擺列兵器，嬌客不安，今且去之。』孫夫人笑曰：『厮殺半生，尚懼兵器乎？』命盡撤去，令侍婢解劍伏侍。當夜玄德與孫夫人成親，玄德又將金帛散給侍婢，以買其心，先教孫乾回荊州報喜。自此連日飲酒。國太

卻說孫權差人來柴桑郡報周瑜說：『我母親力主，已將吾妹嫁劉備。不想弄假成真，此事還復如何？』瑜聞大驚，行坐不安，乃思一計，修密書付來人持回見孫權。權拆書視之。書略曰：

瑜所謀之事，不想反覆如此。既已弄假成真，又當就此用計。劉備以梟雄之姿，有關張趙雲之將，更兼諸葛用謀，必非久屈人下者。愚意莫如輒困之於吳中，盛爲築宮室，以喪其心志；多送美色玩好，以娛其耳目；使分開關張之情，隔遠諸葛之契。各置一方，然後以兵擊之，大事可定矣。

孫權看畢，以書示張昭。昭曰：『公瑾之謀，正合愚意。劉備起身微末，奔走天下，未嘗受享富貴。今若以華堂大廈，子女金帛，令彼享用，自然疎遠孔明關張等。使彼各生怨望，然後荊州可圖也。』

主公可依公瑾之意而速行之。」

權大喜，卽日修整東府，廣栽花木，盛設器用，請玄德與妹居住；又增樂女數十餘人，并金玉錦綺玩好之物。國太只道孫權好意，喜不自勝。玄德果然被聲色所迷，全不想回荊州。

且說趙雲與五百軍在東府前住，終日無事，只去城外射箭走馬。看看年終，雲猛省：「孔明分付三個錦囊與我，教我初到南徐，開第一個；住到年終，開第二個；臨到危急無路之時，開第三個。於內有神出鬼沒之計，可保主公回家。此時歲已將終，何不拆開第二個錦囊，看計而行？」遂拆開視之。原來如此神策。卽日徑到府堂，要見玄德。

侍婢報曰：「趙子龍有緊急事來報貴人。」玄德喚入問之。

雲佯作失驚之狀，曰：『主公深居畫堂，不想荊州耶？』玄德曰：『有甚事如此驚怪？』雲曰：『今早孔明使人來報，說曹操欲報赤壁鑿兵之恨，起精兵五十萬，殺奔荊州，甚是危急，請主公便回。』玄德曰：『必須與夫人商議。』雲曰：『若和夫人商議，必不肯放主公回。不如休說，今晚便好起程。遲則誤事。』玄德曰：『你且暫退，我自有道理。』

雲故意催逼數番而出。玄德入見孫夫人，暗暗垂淚。孫夫人曰：『丈夫何故煩惱？』玄德曰：『念備一身飄蕩異鄉，生不能侍奉二親，又不能祭祀宗祖，乃大逆不孝也。今歲旦在邇，使備快快不已。』孫夫人曰：『你休瞞我，我已聽知了也。方纔趙子龍報說荊州危急，你欲還鄉，故推此意。』玄德曰：『夫人既知，備安敢相

瞞備欲不去，使荊州有失，被天下人恥笑，欲去又捨不得夫人，因此煩惱。夫人曰：『妾已事君，任君所之，妾當相隨。』玄德曰：『夫人之心，雖則如此，爭奈國太與吳侯安肯容夫人去？夫人若可憐劉備，暫時辭別。』言畢，淚如雨下。孫夫人勸曰：『丈夫休得煩惱，妾當苦告母親，必放妾與君同去。』玄德曰：『縱然國太肯時，吳侯必然阻擋。』孫夫人沈思良久，乃曰：『妾與君正旦拜賀時，推稱江邊祭祖，不告而去，若何？』玄德謝曰：『若如此，生死難忘，切勿泄漏！』

兩個商議已定，玄德密喚趙雲分付：『正旦日，你先引軍士出城，於官道等候。吾推祭祖與夫人同走。』雲領諾。建安十五年春正月元旦，吳侯大會文武於堂上，玄德與孫夫人拜國太。孫夫

人曰：『夫主想父母祖宗墳墓，俱在涿郡，晝夜傷感不已。今日欲往江邊，望北遙祭，須告母親得知。』國太曰：『此孝道也，豈有不從？汝雖不識舅姑，可同汝夫前去祭拜，亦見爲婦之禮。』

孫夫人同玄德拜謝而出。此時只瞞着孫權。夫人乘車，止帶隨身一應細軟。玄德上馬，引數騎跟隨出城，與趙雲相會。五百軍士前遮後擁，離了南徐，趲程而行。當日孫權大醉，左右近侍扶入後堂，文武皆散。比及衆官探得玄德夫人逃走之時，天色已晚。要報孫權，權醉不醒。及至睡覺，已是五更。

次日，孫權聞知走了玄德，急喚文武商議。張昭曰：『今日走了此人，早晚必生禍亂。可急追之。』孫權令陳武潘璋選五百精兵，無分晝夜，務要趕上拏回。二將領命去了。孫權深恨玄德，將案

上玉硯摔爲粉碎。程普曰：「主公空有冲天之怒。某料陳武潘璋必擒此人不得。」權曰：「焉敢違我令！」普曰：「郡主自幼好觀武事，嚴毅剛正，諸將皆懼，既肯順劉備，必同心而去，所追之將，若見郡主，豈肯下手？」

權大怒，掣所佩之劍，喚蔣欽周泰聽令，曰：「汝二人將這口劍去取吾妹並劉備頭來！違令者立斬！」蔣欽周泰領命，隨後引一千軍趕來。

卻說玄德加鞭縱轡，趲程而行；當夜於路暫歇兩個更次，慌忙起行。看看來到柴桑界首，望見後面塵頭大起，人報「追兵至矣。」玄德慌問趙雲曰：「追兵既至，如之奈何？」趙雲曰：「主公先行，某願當後。」轉過前面山脚，一彪軍馬攔住去路。當先兩員

大將，厲聲大叫曰：『劉備早早下馬受縛！吾奉周都督將令，守候多時！』原來周瑜恐玄德遁走，先使徐盛丁奉引三千軍馬於衝要之處，筍營等候，時常令人登高遙望，料得玄德若投旱路，必經此道而過。

當日徐盛丁奉瞭望到玄德一行人到，各綽兵器截住去路。玄德驚慌，勒馬回問趙雲曰：『前有攔截之兵，後有追趕之兵，前後無路，如之奈何？』雲曰：『主公休慌。軍師有三條妙計，多在錦囊之中。已拆了兩個，並皆應驗。今尚有第三個在此，分付遇危難之時，方可拆看。今日危急，當拆觀之。』便將錦囊拆開，獻與玄德。玄德看了，急來車前泣告孫夫人曰：『備有心腹之言，至此盡當實訴。』夫人曰：『丈夫有何言語，實對我說。』玄德曰：『昔

日吳侯與周瑜同謀，將夫人招贅劉備，實非爲夫人計，乃欲幽困劉備而奪荊州耳。奪了荊州，必將殺備。是以夫人爲香餌而釣備也。備不懼萬死而來，蓋知夫人有男子之胸襟，必能憐備。昨聞吳侯將欲加害，故託荊州有難，以圖歸計。幸得夫人不棄，同至於此。今吳侯又令人在後追趕，周瑜又使人於前截住，非夫人莫解此禍。如夫人不允，備請死於車前，以報夫人之德。」

夫人怒曰：「吾兄既不以我爲親骨肉，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？今日之危，我當自解。」於是叱從人推車直出，捲起車簾，親喝徐盛、丁奉曰：「你二人欲造反耶？」徐、丁二將慌忙下馬，棄了兵器，聲諾於車前曰：「安敢造反。爲奉周都督將令，屯兵在此，專候劉備。」孫夫人大怒曰：「周瑜逆賊！我東吳不曾虧負你！玄德乃

大漢皇叔是我丈夫。我已對母親哥哥說知回荊州去。今你兩個

於山脚去處，引著軍馬攔截道路，意欲劫掠我夫妻財物耶？」

徐盛丁奉諾諾連聲，口稱：「不敢。請夫人息怒。這不干我等之事，乃是周都督的將令。」孫夫人叱曰：「你只怕周瑜，獨不怕我？周瑜殺得你，我豈殺不得周瑜？」把周瑜大罵一



場，喝令推車前進。徐盛丁奉自思：『我等是下人，安敢與夫人違拗？』又見趙雲十分怒氣，只得把兵喝住，放條大路教過去。恰纔行不得五六里，背後陳武潘璋趕到。徐盛丁奉備言其事。陳潘二將曰：『你放他過去差了。我二人奉吳侯旨意，特來追捉他回去。』於是四將合兵一處，趲程趕來。

玄德正行間，忽聽的背後喊聲大起。玄德又告孫夫人曰：『後面追兵又到，如之奈何？』夫人曰：『丈夫人先行，我與子龍當後。』玄德先引三百軍，望江岸去了。子龍勒馬於車傍，將士卒擺開，專候來將。四員將見了孫夫人，只得下馬，叉手而立。夫人曰：『陳武潘璋，來此何幹？』二將答曰：『奉主公之命，請夫人玄德回。』夫人正色叱曰：『都是你這夥匹夫，離間我兄妹不睦！我已嫁』

他人今日歸去，須不是與人私奔。我奉母親慈命，令我夫婦回荆州。便是我哥哥來，也須依禮而行。你二人倚仗兵威，欲待殺害我耶？」

罵得四人面面相覷，各自尋思：「他一萬年也只是兄妹，更兼國太作主，吳侯怎敢違逆母言？明日翻過臉來，只是我等不是，不如做個人情。」軍中又不見玄德，但見趙雲怒目睜眉，只待廝殺；因此四將諾諾連聲而退。孫夫人令推車而行。徐盛曰：「我四人同去見周都督告稟此事。」

四人猶豫未定，忽見一軍如旋風而來。視之，乃蔣欽周泰。二將問曰：「你等曾見劉備否？」四人曰：「早晨過去，已半日矣。」蔣欽曰：「何不拏下？」四人各言孫夫人發話之事。蔣欽曰：「便

是吳侯怕道如此，封一口劍在此，教先殺他妹，後斬劉備。違者立斬。』四將曰：『去之已遠，怎生奈何？』蔣欽曰：『他終是些步軍，急行不上。徐丁二將軍，可飛報都督，教水路掉快船追趕。我四人在岸上追趕。無問水旱之路，趕上殺了，休聽他言語。』於是徐盛、丁奉、飛、報、周瑜、蔣欽、周泰、陳武、潘璋四個領兵沿江趕來。

卻說玄德一行人馬，離柴桑較遠，來到劉郎浦，心纔稍寬。沿著江岸尋渡，一望江水瀾漫，並無船隻。玄德令趙雲望前哨探船隻，忽報後面塵土冲天而起。玄德登高望之，但見軍馬蓋地而來，歎曰：『連日奔走，人困馬乏，追兵又到，死無地矣！』看看喊聲漸近，正慌急間，忽見江岸邊一字兒拋着拖篷船二十餘隻。趙雲曰：『天幸有船在此，何不速下，掉過對岸，再作區處？』

玄德與孫夫人便奔上船，子龍引五百軍亦都上船。只見船艙中一人綸巾道服，大笑而出，曰：『主公恭喜，諸葛亮在此等候多時了。』船中扮作客人的，皆是荊州水軍。玄德大喜。不移時，四將趕到。孔明笑指岸上人，言曰：『吾已算定多時矣。汝等回去傳示周郎，教休再使美人局手段。』岸上亂箭射來，船已開得遠了。蔣欽等四將，只好呆看。

玄德與孔明正行間，忽然江聲大振。回頭視之，只見戰船無數。帥字旗下，周瑜自領慣戰水軍，左有黃蓋，右有韓當，勢如飛馬，疾似流星。看看趕上，孔明教掉船投北岸，棄了船盡皆上岸而走。軍馬登程。周瑜趕到江邊，亦皆上岸追襲。大小水軍，盡是步行。只有爲首軍官騎馬。周瑜當先，黃蓋韓當徐盛丁奉緊隨。周瑜曰：『

此處是那裏？』軍士答曰：『前面是黃州界首。』望見玄德車馬不遠，瑜令迸力追襲。

正趕之間，一聲鼓響，山谷內一隊刀手擁出，爲首一員大將，乃關雲長也。周瑜舉止失措，急撥馬便走。雲長趕來，周瑜縱馬逃命。正奔走間，左邊黃忠，右邊魏延，兩軍殺出。吳兵大敗。周瑜急急下得船時，岸上軍士齊聲大叫曰：『周郎妙計安天下，陪了夫人又折兵！』瑜怒曰：『可再登岸，決一死戰！』黃蓋韓當力阻。瑜自思曰：『吾計不成，有何面目去見吳侯！』大叫一聲，昏倒船上。衆將救醒，開船逃去。孔明教休追趕，自和玄德回荊州慶喜，賞賜衆將。

劉大白先生

白話書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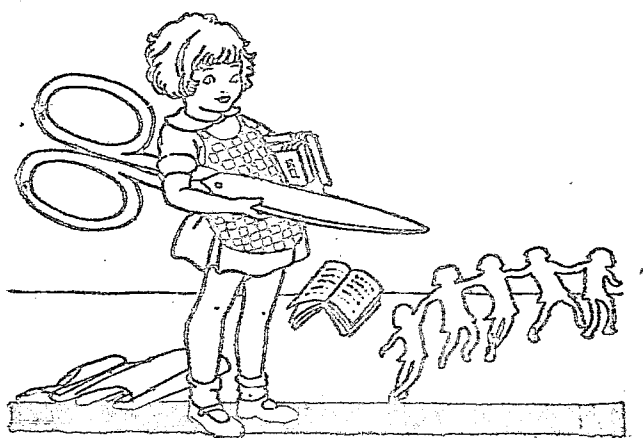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冊 定價二角七分

劉大白先生平生，提倡白話文，不遺餘力；他一生所有之著作，無不用白話文演述，平穩流利，如詩如歌，別有一般風味，與時下以粗俗俚語混作白話文者大有天壤之別！

本書係徐蔚南先生所輯，集先生平時致友人函札而成，或長或短，俱爲通暢可誦之白話。函中於敘事之外，獨多討論文學之語詞。以名家之書札，作寫信之範本，其進步之速率當然要比採用任何尺牘範本要好萬倍。

上海大眾書局發行

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

7.61
9.3
31